

回忆胡多闻先生及多位清华老师

○陈庆佑（1953 土木）

每当校友忆及在母校学习时，都会说到名师上课一事，并引以为幸，引以为荣。这和社会上一提起清华便肃然起敬一样，均系仰慕名师。名师造就出众多杰出人才，并为清华赢得了声名卓著的学术地位。忆清华能不忆名师？

不少人因为仰慕名师而投考清华。有人因为听说清华有个马约翰便动了考清华的念头。当他有幸考进清华时，真的是由马约翰给他上了第一堂体育课！马老就体育锻炼、养生之道和青春期注意事项等方面，为新生做了一场精彩的报告。他听得心满意足，事后逢人便说，马约翰给我们上体育课那会儿如何如何。他的一席话，不知又有多少人也动了投考清华的念头。

可是如果你慕华罗庚之名考入清华，就不一定怎么称心如意了。因为你的数学课并非由华罗庚给你上，或许只偶然在美丽的校园或其他集会上见过华先生。好在你的数学课由优秀的青年教师——未来的华罗庚给你上，不亦可乎？

我在校时，校方为了让名师上课，全校的力学课分成两个大班，一个班由钱伟长上；我所在的那个班由张维上，辅导老师是优秀青年教师卢谦。

我对钱张两先生的仰慕始于 1948 年。那时我在《清华 1948 年刊》上看到：

钱伟长先生：本习物理，赴美国专攻应用数学，曾在美领导研究火箭，等等。

张维先生：曾游学英德，德国飞弹之研究，先生亦参与焉，等等。

卢谦老师中学就读于天津法汉中学，辅导我们力学时间不长，便因苏联专家萨多维奇来清华讲授“施工技术”，卢谦便去给苏联专家当翻译了。

一日，萨多维奇带领我们去参观民主德国在北京举办的工业展览。在俄德两国专家对话时，卢谦这个翻译从德语翻译成俄语，又从俄语翻译成德语。我在展会上不看展品看专家，苏联专家频频点头微笑。看得出来，他对卢谦的翻译满意和赞许。我想展会上的德国专家看到这个年轻的中国人能流利地说俄德两国语言亦会称赞有加。

卢谦还创造了“俄语速成教学法”，并编著了俄语速成教材。在我们临近毕业时，为全校毕业生开办了“俄语速成学习班”，仅仅两周时间，同学们便基本上能阅读和笔译俄文书刊。这一俄语速成教学，成绩斐然，影响深远，后来他又为研究生班编写了俄语教材二，并由他主讲。卢先生为在中国普及俄语所作的贡献可谓功莫大焉。据说卢先生还精通法语和日语，亦即他精通英法俄德日五国语言，真是了得，让人敬畏，以致我毕业时不愿也不想留在清华。

当我凭着两周的俄语速成去搞俄文书刊翻译时，遇到不少问题，便向胡多闻老

师求教。他在回信时，不是说“这个问题是从露和辞典中查到”，便是说“那个问题是在德文词典中查到”。这时我意识到，英文以外，还懂其他外文的不仅是卢谦。在清华，精通几种外文的不是车载斗量，也不是凤毛麟角。

为了让名师上课，学校竟把我班的“建筑材料”课一分为二：金属材料部分由机械系赵春霖教授上，非金属材料部分由土木系陈樑生教授上。我对赵春霖知之甚少，只知他德国留学，德国妻子赵林克梯在北大教德语。还听说他把德国的一项保密技术学来带回中国。赵先生讲课绘声绘色，极其生动，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是我上学以来最满意的老师之一。后来我讲课，极力想模仿他，只可惜那是人家的天赋，别人可望而不可及。

赵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钢材价格一定要考，多少钱一吨，你们去翻《人民日报》。”我们听了觉得好笑：“大教授就考这个？”后来我理解了赵先生的用意。搞工程要有经济概念，花国家的钱也要精打细算，不能慷人民之慨，不计成本会给国家造成浪费。他几次说要考钢材价格，还告诉你到哪里去找答案，无非是为学生树立经济概念，可谓用心良苦。

陈樑生留学美国，据说他来到清华首先做了一场学术报告，就土力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做了介绍。第一位是他的老师，最后一位是他自己。我曾因家庭经济困难一度想退学工作，他闻讯后对我说，你想要工作可以，到我的土力学实验室去。先生对我的关爱，感念不忘到今天。

当我和胡多闻老师处熟之后，在一次闲谈时他说：“你们的建筑材料不是我上

的，就因为老子不是教授，不让上讲台。建筑材料怎么上，要看哪些参考书，都是老子提供给他的。”胡先生不修边幅，不拘小节，说话随便，他说此话时，丝毫感觉不到他傲气和小视他人。有一次教研室开会，会上有位德高望重、受人尊敬、教过我们钢筋砼结构、享有万能教授之称的吴柳生先生，发言时都称他为吴先生。唯有胡多闻发言时一口一个老吴，我们先是一愣，继而一笑。胡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他口称老吴时，是那樣的自然而亲切，无论是语气、声调和表情等各个方面，都感觉不到他对自己的老师吴先生有不尊敬之意，这是他生就的禀性和语言特质。

正是因为胡先生有这样一个语言特质，注定他讲课时幽默生动、引人入胜。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写的是0.688，却念成零点儿六xx，我不解地问他这是何意。他笑着说：“我要说零点儿六八八，你在旁边就占便宜了。刹那间我明白了这“便宜”为何物。笑谈之后他便讲起教学之道。他说：“在戏剧舞台上，一个16岁的小姑娘出场时总是说年方二八，可是18岁的小姑娘出来时都不说年方二九，而是说年长一十八岁，这是为何？”他接着说：“八字发音响亮，吐字清楚，又易手势，台下的观众容易听得清，看得懂。”先生的一席话，犹如一盏灯，给我很多的教益。

陈文阑老师教我们建筑构造。他在黑板上写的是1.2米，却念成一米大二，当初我不知他为何这样。当我听了胡先生论“八”之后，我领悟到陈文阑老师的用意。他出于教学效果考量，如果不念一米大二，而念成一点儿二米，则“点儿”与“二”音相近，再连读，学生听起来易造成差错。

□ 母校纪事

有一次学生向我反映，胡先生上课讲“白蛇传”，我转述给胡先生，他笑着说：“这是老问题，年年有人提，我年年讲。”可谓“屡教不改”。

其实胡先生既不是讲《白蛇传》，也不是纠正“状元拜倒雷峰塔”的迷信说法，而是就雷峰塔上的琉璃瓦、苦背，从材料、施工到建筑年代分析雷峰塔的倒塌原因。胡先生说：“如果我不讲《白蛇传》，学生会堂上打瞌睡。”

原来，“建筑材料”是一门叙述性课程，无推理，少内在联系，难记易忘，较为枯燥。学生认为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放就忘，既无兴趣，也不重视，因此课堂上读书看报，做习题，写作业，交头接耳，东张西望，心不在焉。胡先生有鉴于此，便想方设法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讲“白蛇传”只是他念念有词的招数之一。胡先生多才多艺更多闻，为了让我在班上出节目，他教我变戏法。他拿着半个乒乓球变来变去，宛如教球在手。手比脚笨的我，根本无从学起。但最终他教会了我“空中取物”。我在表演这个节目时，虽未取出活鸡活鱼，仅取出墨水瓶之类的小物件，但也很让人开心和遐想了。

有一次他问我：“针掉到地上如何去找？”我还在思考，他便说：“在地上画方格，逐格去找。”还有一次，在他家吃早点，见我爱吃，便问我是啥菜，我脱口而出：“香椿炒鸡蛋。”他笑了：“那是棒子面做的。”竟然能以假乱真。

回忆我和胡先生的交往，点点滴滴，历历在目，只可惜人生短暂，未能长此交往下去。话说“文革”后期，胡先生从血吸虫病高发疫区的江西鲤鱼洲回校后不久

便英年早逝，还听说在他弥留之际，才有人附在他耳根说：你已晋升为副教授。闻之不禁唏嘘。

《清华校友通讯》曾有一篇吴宓在西南联大为工学院学生做红楼梦学术报告的文章。文章中说，为工科学生做红楼梦的学术报告，吴宓特意做了准备，他一上台便语出不凡地说：“人分两类，一类人喜欢红楼梦，一类人不喜欢红楼梦。”这样一下子便把工科学生想听的情绪调动起来，吴宓的报告获得成功。当我再次讲建筑材料绪论时，我邯郸学步地说：“人分两类，一类人喜欢建筑材料，一类人不喜欢建筑材料。”学生都笑了，我又进一步夸张地说：“在座同学想必都酷爱建筑材料。”同学笑出了声。我趁热打铁，书归正传讲下去，收到了学生聚精会神听课的效果。

我一生执教这门不受待见和不被重视的建筑材料，能站稳讲台，叫响一方，深感得益于胡多闻老师对我的引导、启示和影响。每念及此，便想起胡先生，先生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先生已远去，饮水思源，谨书是文以志念。

